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传楼游
龙二中
双十幻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3辑〕

双龙传·十二楼·幻中游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双龙传/(清)储仁逊抄本.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3.2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. 第3辑/陈余齐主编)

ISBN 7-5034-1323-9

I. 双… II. 储… III. 传奇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744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384 字数: 9600 千字:

版 次: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957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双
龙
传

清·储仁逊抄本

目 录

第 1 回	上参本嘉庆私访	天顺当宝庆施威	(1)
第 2 回	闹宝局二王施勇	增盛馆嘉庆欠帐	(7)
第 3 回	刘万山霸当不赎	嘉庆爷店内认子	(13)
第 4 回	张家店嘉庆收儿	无帐本连登遇难	(19)
第 5 回	救连登刘墉闯府	抄和府大报冤仇	(25)



第 1 回

上参本嘉庆私访 天顺当宝庆施威

大清江山归一统，嘉庆圣驾坐北京。

石庵上殿捧本奏，天顺当内访恶凶。

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且言大清国自太祖高皇帝开基定鼎以来，一统江山，君正臣良，诸邦外国附庸纳进朝觐。真是五谷丰登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传至仁宗睿皇帝，登基驾坐九五，年号嘉庆，王公大臣辅佐，临朝听政。

这一日临朝，静鞭三响，嘉庆皇帝已登九五。只见左班走出一位臣宰，手捧本章，在品级山行了三跪九叩朝王礼；跪在丹墀，高举本章。嘉庆皇爷见是吏部天官铁脖刘墉上本，龙心暗想：“这又不知参劾那家官员？”遂命司礼监接上本来。卷帘散朝，袖本回宫，驾坐御书房，展开本章，闪龙目阅看。见本章乃系参劾九门提督和珅。本内所言：“和珅家金砖漫地，家中有铸就的金山银山，有抵国之富。皆因在通州开设一座‘天顺当’，当内私安十三盘铸钱炉，竟铸沙板剪边鱼眼。人若去当当，一半制钱，一半私炉，取息六分。若有说闲话或搅扰天顺当，门前撮着油漆棍，无论举监生员，打死勿论。势恶霸道，人人不敢侧目。”嘉庆皇爷览毕暗想：“世上竟有这样的恶霸！有心不信，刘墉从来无虚奏之本，不如朕当前去访察一番。”想罢，在更衣殿更换一件蓝布袍，青缎帽衬，腰系一条河南带子，足登薄底旧缎靴，腰挂槟榔荷包。又打点一个包袱，内包一件传国宝衣，飞龙小马褂。这马褂上坠着十三个虎头扣，上安猫儿眼，大的十三颗避尘珠。有避火缎沿着领子，若穿在身，冬暖夏凉。复又包上

《百中经》、《玉匣记》，袖吞两块毛竹板，打扮像一位算命先生模样。暗暗出了东华门，信步走至大街，无心观看街上热闹，径奔齐化门。出了齐化门，两足酸痛，暗说：“不好！此离通州四十里，怎样走去？”

正然踌躇犯想，见有一人推着一辆小车。皇爷一点手，推车之人走近前，放下小车，口尊：“先生，你老莫非雇我小车吗？”皇爷说：“正是。我要雇脚，不知你要多少钱的脚价？”车夫口尊：“大太爷，你老是要往何处去？”皇爷说：“我上通州坝。”车夫说：“通州离京四十里，来回八十里路，总得一天的工夫，你老给我一吊钱吧。”皇爷闻言说：“好，我就与你一吊钱，可得走快些，早到通州方好。”车夫口尊：“大太爷上车罢。”皇爷闻言，刚上车一坐，小车往怀里一翻，将皇爷压倒在地。车夫说：“不好！”急忙把车搁起，扶起皇爷。皇爷说：“好奴才！我未坐稳，车就翻了，这车我如何可坐？”车夫说：“你老是不明白，你老想，小车儿是一个独轮，你老坐在一边，岂有不翻之理？”皇爷说：“我一个人该坐在两边不成？”车夫说：“你老人家只坐一边，先等我搬些砖头、石块趁着，方可坐。”皇爷摆手说：“我不要砖头、石块趁车。”车夫说：“不然再等候一位客官。一边一位，可就趁匀。”皇爷摆手说：“两人坐车，我不花钱。”车夫说：“要不将你老包袱放在这边趁着罢。”皇爷这才归座。暗中有保驾的都城隍、土地并小鬼，把车推的推，拉的拉。车夫两手掐着车把，带上襻，弯腰撅腚，往前推行，自觉不费多大的气力，遂口内吆吆喝喝唱起来。唱的是“杨六郎大战两狼山，杀得鞑子无处颠。”皇爷不爱听杀鞑子，皆因皇爷是满州人。皇爷说：“你住了声吧，不可唱他。你再拣新鲜的唱。”车夫说：“什么新鲜呢？大清国的故事新鲜。”皇爷说：“你就唱大清国罢。”车夫说：“你老听。”信口就唱：“大清嘉庆皇爷坐宝殿，天分不过二三年。”皇爷说：“你住了吧，你怎么又咒骂朝廷？”车夫说：“这是背地之言，骂

之无妨。”皇爷说：“背地也不许咒骂。你拣好的唱。”车夫说：“我唱《玉杯记》，你老听。”遂唱道：“王二姐在绣房，想起二哥张家男。自从那年去赶考，整整六年未回还。你在南京贪欢乐，撇的奴家受孤单。白日说笑还好受，到了夜晚对谁言？象牙床上无伴侣，红绫被里少半边。伸伸腿来无倚靠，蜷蜷腿来攒金莲。那天做梦你回转，夫妻见面两合欢，颠鸾倒凤多一会，架上金鸡两翅扇。老天不遂人心愿，二哥呀！狗咬尿泡白喜欢。正月想到二月里，盼到清明三月天，四月五月望穿眼，盼到六月整半年。七月盼到七夕会，盼到八月月儿圆，九月想到重阳节，十月想你换上棉。十一月整想一个月，想到腊月二十三……”皇爷说：“你的脑袋不济，嗓子洪亮。”车夫说：“脑袋虽然不济，我在家里打过子弟班。”皇爷说：“你在家打过子弟班？我也未曾问你家住那里，姓甚名谁？”车夫说：“我住在北京城顺天府鼓楼大街，坐北朝南的门。我姓张，名宝庆，属大龙的，今年二十三岁了。”皇爷闻言，心中暗想：“朕回京后，将他选去，命他编曲与朕听。”

正然思想，忽听宝庆说：“到了通州了。”皇爷说：“你再往前多送几步。”宝庆说：“天不早了，我还赶回京，若送你老到通州坝上，还得多给我加钱，我好住店。”皇爷无奈，下了小车，迈步就走。张宝庆走上前，拉住皇爷衣衫，口呼：“先生且慢走，快给我一吊钱，好赶回京去。”皇爷说：“你送我四十里路，我就于心不忍，你还给我一吊钱。”张宝庆说：“大太爷，你老休打哈哈，快给我钱，我好赶路。”皇爷说：“我要有一吊钱，我不会盘用吗？何用你送我吗？”张宝庆闻言，笑嘻嘻作一揖，口呼：“大太爷莫要打哈哈，快给我一吊钱，我好赶回家去，孝养我那年残的老母去。感大太爷之大恩了。”皇爷闻言，回手向囊中一摸，并未带出钱来，心下为了难。忽然看见包袱，暗说：“有了。”遂打开包袱，取出飞龙马褂，叫声：“张宝庆，你将这马褂去天顺

当当银子，不要你当钱，当一万两也是你的，当一千两也是你的。拿回家去，与你母制做寿衣寿木，不枉养你一场。余剩下三五百两，你做一个买卖，强如推车赚脚力，看你的造化吧。”张宝庆接过马褂仔细一看，暗想：“这马褂太旧，为何值这些银？”暗中交代：此飞龙马褂自顺治老佛爷传到嘉庆皇爷之手，也是五帝一百五十三年，如何不旧？

闲言少叙。张宝庆口呼：“大太爷，你老若是周济我，你老将那一件青夹衫给我拿了去当才是。”皇爷说：“夹衫虽新，不如马褂值银。你自管当去，就知道了。”张宝庆说：“我去当马褂，你老与我看着小车，可别拐了我的小车去。”皇爷说：“焉有此理？”

张宝庆手执马褂，进了通州城，不一时来到天顺当，走近柜外，把马褂递上柜头。那柜上的朝奉接过一看，说：“这马褂太旧，给你写二百铜钱吧。”张宝庆说：“你拿过来吧，你没眼力，本主教我多当银子哩。”

二人正然讲话，惊动柜里监事的刘万山。这刘万山是和珅的打顶马的，见过主子穿的飞龙马褂。今日忽听柜台争辩，遂上柜台问道：“你二人因何急辩？”张宝庆见上来一人，头戴一顶红缨帽，身穿蓝缎袍子，反穿火狐狸马褂，青洋绉腰带，腰中挂槟榔荷包，足蹬薄底青缎靴，手擎乌木杆长烟袋。看罢，口呼：“大掌柜，我当马褂，他无眼力，给当二百钱。”刘万山闻言，拿过马褂一看，大吃一惊，暗想：“这是皇爷家传国至宝，因何倒在贫人之手？大约大清福尽，该着我家相爷为皇上了，不然不能得此马褂。相爷若坐了朝廷，我献上此马褂，我必得戴亮红顶、双眼花翎。”想罢，问道：“你当多钱？”张宝庆见问，暗想：“适才给我当二百钱，是锉子也长不高。咳！横财不富命穷的人。”“我就当一吊钱罢。”刘万山闻言，争忙命人写了当票，拿过一吊钱往下递。张宝庆连钱带票接过来，转身出了天顺当。

不一时来至皇爷面前说：“我当来了。”皇爷问：“你当了多少银子？”张宝庆闻言，将舌头一伸，脖子一缩。口呼：“大太爷别说当银子当钱只当给二百钱。我使了大大的劲，要了一吊钱，那小子瞎了眼，他就给我写了一吊钱。”皇爷说：“我只当你有多大命运，原来你是一吊钱之命。今日你遇见了我，你若不发财，你这辈子再发财可就难了。你数一数，这一吊钱短数否？”张宝庆闻言，把钱挑数，挑出四百五小钱，以外短了五成钱。皇爷问：“当的钱怎么还短数？若是赎去，也照此数赎回去吗？”张宝庆说：“若是回赎，小钱不要，短数须添足。”皇爷说：“你将钱拿了去换，所短之钱令他补上。”张宝庆说：“我不敢去，看惹大祸。”皇爷说：“我承当。”暗中土地神说，“不好，若抗旨，我怎当土地神？”遂入了张宝庆的窍。立刻张宝庆将眼瞪直说：“我去教他换钱补短数。”转身跑进城。

奔到天顺当，大喊道：“当铺中小子们，快给爷爷补短数，换了私钱，万事皆休，牙崩半个不字，我是你们八辈老祖宗！”刘万山闻言大怒。吩咐：“大家一齐动手，打这小子！”众伙友各抄兵刃，跳出柜台来动手。刘万山已把辫子盘起，撇却外衣，抄起两把顺刀，跳出柜外，举刀就剁。张宝庆倚仗会把式，二则身有膂力，三则土地神相助，近前抄了一根门闩，迎将上去，指东打西，只听乒乒一阵响亮，打倒了七八个人。越打越有精神，众人害怕倒退。刘万山见来得凶猛，暗说：“不好！一人舍命，万夫难当。”遂吩咐“不用打了，给他拿一吊好钱吧。”张宝庆闻言，暗想：“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这小子既服了软，就算完。”遂接钱在手，出了天顺当，奔出城来见了皇爷，述说一遍。皇爷说：“你回京，我进通州城。”遂将当票揣起，二人分手。这且不表。

且言自嘉庆皇爷出京，通州私访，未曾出宫，在上书房留下一道谕旨，是令十七王爷、勉三王爷赴通州接驾之旨，要改扮行装，须要严。二位王爷得了谕旨，立刻改换行装，暗暗出京，径

奔通州大路而行。

未知赴通州接着圣驾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2 回

闹宝局二王施勇 增盛馆嘉庆欠帐

喜见春光到眼前，风景且是杏花天。

囊空不必愁沽酒，榆树枝头落古钱。

话表二位王爷更换衣服。十七王爷头戴青缎帽盔，上安甩头红缨，身穿茧绸袍，外套猩猩红毡马褂，后飘大撒手辫子，腰系河南带子，挂着对子荷包，足登薄底缎靴，暗带短刀一把。勉三王爷更换的是头戴一顶便帽，身穿天蓝绸袍，外套哈呢马褂，腰系洋绉带子，足登粉底皂靴，身藏短刀一把。出了北京，一直大道，有多时，叔侄二人来到通州坝。正然行走，寻找嘉庆皇爷。猛听那旁三间瓦房内吆喝：“免三免三哪！”勉三王爷一闻此言，心中不悦，停步口呼：“七叔，你老听见否，是谁敢在此提名道姓叫我勉三？”十七王爷说：“你且莫着急，你进去看一看，是谁叫你名字。若是当今圣主，咱叔侄进去接驾，若不是主子，再不依他也不迟。”勉三王爷闻听有理，迈步走进瓦房。

暗中交待：此三间瓦房名叫剥皮亭，内有四家光棍：一名拦路鬼蓝四，一名汉子尖张德，一名追命鬼柳七，一名白花蛇张三。这四家光棍终朝每日在此瓦房内立宝局，用转心宝盒赢人，指此为生。若有人输下他们的帐，不管你典房卖地卖人口，也得给钱。今日这宝官做了一个三，宝吏在一旁给众人打着钱码。三上钱码太多，宝吏说：“还有上钱的没有？我要揭宝盒哩。”遂高声招呼：“掐一去二免三，免三哪免三！”

勉三王爷心中不悦，闯进瓦房一看，原是一座宝局，这勉三王爷方把气压下去。这位王爷自幼好高宝，今日见了宝局，如同

蝇子见了腥物的一般。旁边有一条春凳，遂坐在上边，鸭子腿一盘，看着宝吏一分一分将钱赔完，那宝官又出了盒哩。勉三王爷说：“我也高上一盒宝。”这王爷自幼是硬脾气，他若高宝，也高硬盒，上一盒揭了一个三，遂从囊中取出两个元宝，向宝吏说：“接着。”宝吏问：“你老要记柜吗？”勉三王爷说：“不记柜，与我高上罢。”宝吏问：“不知高在那一门？”勉三王爷说：“都高在三上的孤顶吧。”宝吏闻言，把两个元宝放在三上。众押宝的见三上押了两个元宝，齐大呼的把钱都移到三上。宝官一看，三上两个元宝竟钱，又押了二百多吊，偏偏盒内是一个三，不由心中把攢揉肠。暗说：“不好！若揭宝盒，卖了老婆孩子也不够打发这一盒的。”遂向众伙友一使眼色。众伙友皆都明白了，遂假装拌嘴打起仗，你扯我打，我揪你踢，一阵大乱，趁势抢银子的抢银子，抢钱的抢钱。

勉三王爷一看此光景，不由得大怒，把脸一翻，大喝一声：“好小子们！尔等快赔银子，牙崩半个不字，送你小子们当官说理，还得赔银！”宝官说：“放你娘的狗屁！他众人吵闹打仗，拆了我的宝局，我还没说嘛了，你倒要我们赔银，反言当官说理。别不告诉你，你在这通州城里关外询听询听我的名姓，若打官司咱就走，要动拳脚当面玩！”勉三王爷一闻此言，气炸了肺管，那能容得？对准那人眼眶就是一拳。众光棍一齐动手夹打勉三王爷，将勉三王爷围在中间，打在一处。

十七王爷在瓦房外边等候多时，不见勉三皇侄出来，心中正然纳闷争躁，忽闻瓦房内大声喊道：“小子们，上！那怕你们人多恃众，竟敢作下圈套抢银子，反了！反了！”听语音乃是皇侄勉三的声音。探头望里一瞅，正是皇侄与众匪棍撕打。不由得心中大怒，三尸神暴跳，五灵豪气飞空，遂将辫子盘起，把大衣闪了，抽出短刀，一个箭步窜进瓦房，喊叫：“好一群狐群狗党，倚众欺人！猴儿崽子睁开狗眼看一看，大太爷是谁！”举刀就剁。

众光棍正然打不了这个人，忽然看见从外边又闯进一个人，手擎短刀，如同猛虎下山的一般，心中胆怯。常言说：“光棍不吃眼前亏。”一使眼色，众光棍闯出房门，一溜烟似的转眼不见了。叔侄二人停步，不去追赶。十七王爷问：“你吃了亏否？”勉三王爷：“并未吃亏。”十七王爷低声说：“咱叔侄来到通州，是寻找主子来的，为何在此闯祸？咱叔侄快寻主子去，好保主子平平安安回京。”十七王爷穿好大衣，在大街小巷去寻主子。这话言讲不着。

且说嘉庆皇爷腹中饥饿，看看天色已是午错，暗想：“须寻一座酒饭店，打一打尖方好。”正往前行，迎面有一座大饭店，甚是威严，门框贴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增茂财源宾上座”；下联是“盛似生意客满堂”。上横四个字是“胜友如云”；上又悬着赤金大匾，上有三个字，是“增盛馆”。

皇爷正看这饭馆威然热闹，忽见从饭馆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人，头戴一顶缎毡帽，盘着辫子，身穿标布夹袄，肩上搭一条花布手巾，腰系蓝围裙，足登鱼鳞靸鞋，乃是堂官打扮。口呼：“老先生，你老是要打尖吗？请到里面坐，又宽敞又干净，又无跳蚤又无臭虫。客官要吃饭，皆都现成，南北碗菜、小卖俱全。”皇爷闻言，龙心大悦。说道：“我吃饭，那里不是花钱？常言说得好：‘死店活人开，一个去百个来。’你们掌柜的用你这样的好伙计，必然买卖兴旺。你头前引路。”

皇爷进了增盛馆，坐在正面桌上，抬头四下观看，见当中悬着一座佛龕，贴着一副对联：上联是“志在春秋心在汉”；下联是“久存刚强义存先”；横子上四个字：“亘古一人”。见龕内神像，左立白脸的捧着印，右立黑脸的执着刀，上坐一位赤红脸、卧蚕眉、单凤眼、五绺长髯，就知是关圣。又见墙壁上悬着一张横批，是“酒醉八仙”。那旁悬着一张挑山，画的是“刘海戏金蟾”，两旁配着一副对，上联是“生意兴隆通四海”；下联配“财

源茂盛达三江”。这边亦挂一张挑山，上画合和二仙，蓬头赤足，大仙哈哈对笑。两旁亦配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近者悦远者来一团和气”；下联是“交以道接以礼四海春风”。

正然观看，只见堂官捧着一杯茶来，皇爷接过饮下。堂官又送过一袋香烟，皇爷接过，吸了几口。堂官遂在槟榔荷包内抽开口，拿出几个砂仁，口呼：“先生，这是我孝敬你老的。”皇爷接来含在口内，见堂官甚是殷勤，问道：“你是何姓名？将酒菜报一报我听。”堂官含笑说：“我名李凤。若说增盛馆内一百多样，要报亦得半天的工夫，我拣报几样。若喝茶，有龙井、芥眉、老君眉、碧罗春、雀舌、竹叶青、大叶、小叶、雨前、毛尖、香片、双薰；酒是玫瑰露、状元红、史国公茵陈酒、佛手露、绍兴女贞酒、老白干；面是一窝丝，拔条面；饼是荷叶饼、油酥饼、荤油饼、家常饼，花卷包子、蒸食饺子；饭是大米蒸饭；菜是燕窝、鱼翅、海参、山珍海错，煎炒烹炸无不全备。”皇爷说：“你拣上等酒席与我摆三桌。”李凤问：“你老是请客吗？”皇爷说：“我是自己用。”李凤闻言，不敢怠慢，立刻喊下去了。

只闻刀勺一阵乱响，不多时三桌酒席齐备，端上来，摆在三张桌上。皇爷自斟自饮，闷闷不乐。这堂倌李凤心灵，遂笑嘻嘻口尊：“大太爷，你老自饮，有些不乐吧，不如咱爷俩猜上几拳，如何？”皇爷闻言，暗说：“好奴才，我在北京，那五府六部也不敢与朕猜拳啊！是了，他是叫朕开心取乐的意思。”遂说道：“来！来！来！我就与你猜几拳。”遂猜了三拳，李凤输了三拳，饮了三杯酒。

皇爷用完了午膳，遂擦脸洗手漱口，命李凤算一算饭帐。李凤遂算了算，共该白银十两零三钱。皇爷说：“好，不多，先令你掌柜的写上吧。”李凤闻言，口呼：“先生，别打哈哈，老先生今日初次照顾我们，一来不认识，二来又不知先主名姓住居，如何写帐？你老既说写帐，我向我们掌柜的说去。”言罢，向柜上